邂 逅

瀛苑副刊

入秋後的淡水，猶如利刃一般的海風是所有的人對淡水的共同體認。也就是這刺骨的海風，使這段邂逅的溫暖更增添了難忘的氣息。

那天又是一堂為學校「關門」的第十四節課，對夜間部的學生，尤其是對在淡水這種入秋後的季節趕著回家的機車族而言，不僅是肉體上，更是精神上的考驗。每當陣陣寒風在耳際如恐怖片中特效般的颼颼作響，配合著隨時找尋空隙鑽入外套的寒氣，想必是每個夜間部同學的共同體驗，若是加上下雨，那種隔著雨衣和安全帽，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的經驗，絕對是教人難以忘懷的回憶。

而中正路沿途一間間簇立的檳榔站中，辣得令人臉紅心跳的檳榔西施們則是機車族們寒冬中的熱咖啡，不僅提神，還驅走了空氣中凜冽的寒意，如果政府打算大規模掃蕩檳榔攤，我一定會第一個上街抗議。

經過一番和寒風的對峙，總算又來到了暴走族的「補給站」，經過長期下的觀察和資料搜集，可由機率論推論出氣溫的變化和西施們服裝的火辣程度之間的關連是獨立且無關的結論。正當所有騎士們皆如同受到制約效果地向右看齊時，我竟一反常態地盯著紅綠燈的變化，莫非我對西施們的邊際效用已小於零了？？正在我大腦以接近286主機的速度RUN WIN99般瀕臨當機邊緣的時候，空氣間卻飄浮著一絲紫羅蘭的香味，若不是沒被身旁的辣妹妹所吸引，是絕對不會注意到這種曖曖內含光的氣息。

它不像在夜間部的教室中隨處可令人嗅覺麻痺的香奈兒No.5，反而像大雨過後的草地經陽光的照射所散發的清新。在這股香氣的牽引下，我的目光無意識地自然朝向左手

邊這處紫羅蘭香的發源地，這也是我和她第一次的邂逅。

在冷風的吹襲下，她穿著一件愛迪達的風衣，雖然安全帽和口罩遮住了她三分之二的容貌，但卻遮蔽不住她那雙靈活有神的大眼睛；配上長長的睫毛，更襯托出她的聰慧。以我所騎的DUKE125配上我174的身高，我和她所騎的JOG50之間約60公分的距離，以我的視線看她的皮鞋大約是呈著tan60度，如此換算過來，她大約是160正負2公分左右，但由於她穿著一雙至少有5公分的厚底鞋，因此我的推測應該有很大的誤差值；而由她的穿著和挑染成棕色的馬尾，可看出她對打扮的品味。

也許是所有的騎士皆以近乎呆滯的目光盯著右邊的檳榔西施，能從她的眼中感到些微的不以為然。正在她以好奇的心態打探四周有多少辣妹愛好者時，和正看著她的我恰巧四目相接，起初她的大眼珠中露出如同嬰兒第一次看到陌生人般帶著疑問與無邪的眼神，隨即轉過頭去以sin45度的視線看著前方通往台北的道路，從她嘴角牽動著口罩的上揚變化以及露在口罩外紅得猶如水蜜桃般的臉頰，更幫她增添了幾分羞澀的可愛。但就在這如同小說中設計的情結正要開始，不解風情的綠燈亮了，我和其他的騎士以惋惜的心情轉動發動中的油門朝目的地繼續前進，但其中的差異則是一種情形，二種心情。

從那一天起，不論大四的我因學分不多而幾乎沒什麼課，但我依然會在圖書館留到第十四堂課快結束時再離開，目的自然不用多說了。但現實畢竟不是小說，這樣的日子一天、二天、三天……地過去，那個每天等待的身影卻始終不再出現，「也許那天她只是正巧經過這裡吧！」經過了一星期仍無所獲的我不禁在心裡如此告訴自己。

當車子在捷運紅樹林站前的紅綠燈停下來後，一陣熟悉的

紫羅蘭香再度牽動著我的嗅覺神經，而停在我旁邊的，正是熟悉的風衣和JOG50以及它們的主人。「天啊，為何您如此眷顧我！」我心中此時就只有這段文字。為了不因辜負上天的美意而慘遭天打雷劈，當然硬著頭皮也要問到一點她的資料囉。但要怎麼做呢？總不能見面就要人家的電話吧；要E－MAIL？好像也怪怪的，但紅燈又隨時可能跳成綠燈，萬一中途的燈號不作美，豈不是又失去一次機會！

「好吧，豁出去了，問路吧！」問路總是個理由吧，至於之後就見招拆招啦。「嗯……這個……小姐，請問馬偕醫院在哪？」天啊，這大概是我有生以來見過最遜加EST的搭訕了，話才出口我就幾乎可以看見滿天的黑蜻蜓和烏鴉了，若是被班上的同學知道我用這個方法，我的笑話一定會在蛋捲廣場停留一週以上，標題是「最遜的搭訕精選」。

正在空氣中瀰漫著尷尬時，她的眼中帶著友善和些許的好笑，說道：「你順著路直走，到了儂特利後，它對面的那條街走進去後就能看到了。」「哦……醬子啊，謝謝……請問……可以給我你的電話嗎？」MY GOD！！！真不敢相信我居然還好意思這樣向她要電話。「這個……不用了，沒什麼啦，你有急事去馬偕吧。」

唉，GAME OVER了……我心中這麼想著，但推銷手則中有一條：向你拒絕的才是你的客戶。因此，我翻出口袋中的發票，寫下我的名字和手機，「小姐，謝謝你，這是我的名字和電話，有機會我再請你喝咖啡向你道謝。」這就是所謂的置之死地而後生，只要有一點機會總會有希望的。但那張發票若是中了兩百萬的大獎，而她又不和我聯絡，豈不是所謂的人財兩失？

正當我的思考還沒結束，所有的車子都因綠燈而開始前進，當她要離開時，她居然向我丟了一朵微笑，並說道：「

淡江的人都是這樣向人搭訕的嗎？」哇咧……真是夠遜的，一眼就被抓包，我真恨不得馬上挖個洞連人帶車一起鑽進去。

這真的是最遜的搭訕，我一直如此認為。雖然自上次給她我的手機號碼至今已過了兩個星期，但我的手機卻始終沒有因為她的來電而發出來電的音樂。也許是一種執著，亦或愚蠢；兩個星期來我依舊過著同樣的生活——等到第十四堂課快結束才離開學校。也許在大家的眼中這是個極端缺乏自知之明的行為，但我卻始終以機率趨近於零並不代表等於零的心態期待下次的偶然。

今天，又如往常地來到第一次和她邂逅的紅綠燈，我習慣性地停下車來環視四周想找尋她的身影，但結果也一如往常令人失望。正當綠燈正要亮起時，外套中的手機竟鈴聲大作，「一定又是阿丹打來要我記得明天的報告，只有這種事不會忘記！」我心中如此想著。車子停到路邊後抓起手機連來電姓名都沒看便直接「喂，我記得明天要交報告啦，你到底要交待幾次呀，不會害你開天窗的啦！」卻沒想到電話的那頭居然傳來我兩星期以來一直盼望的聲音，就是那聲音，就是那聲音——我不斷告訴著自己。「豬頭，我是不知道你要交什麼報告啦，但我想你應該知道馬偕醫院吧^^，還有你兩個星期都挑這時間到這裡不嫌累呀！」

天啊，不吠吧，難道她已修煉到天眼通的境界，連我在這等了她兩個星期她都知道？莫非她這兩個星期都有注意著我嗎——我心中不禁湧起一陣莫名的快樂。「哼，告訴你，本小姐在這加油站看了你兩個星期，你到底是不是有嚴重近視呀，每次都看你像呆子一樣在紅綠燈前搖頭晃腦的，在找什麼寶物嗎？」

「……沒有啦……我只是在找……找看你是不是也剛好停

在這嘛。」

「哼，真是豬頭，我真是看不下去了，醬子吧，給你的車子有個載美人的機會，我的車子剛才故障了，你正好經過，就讓你載我一程吧，但只能載我到台北車站換公車喔。」

天啊，您真的對我太好了，雖然有點惡劣，但我不得不感謝她的小50壞得正是時候。「好，那你上車吧，我載你去車站。」

就這樣，我的車子第一次有紫羅蘭的香味，一路上更是使出三寸不爛之舌和她聊天，但由竹圍到台北車站的距離，第一次讓我覺得是如此地近，彷彿她上車不久便到了她的目的地。

「你明天可以再載我嗎，我最近較忙，可能過幾天才能去修車，如果你不方便也沒關係，我自己搭公車和捷運就行了。」OF COURSE！當然把頭點得像雨點一般。

從那天起，我們開始成為情侶，我的後座也終於有了主人。至於她的車子呢————在之後的某一個星期五，我打算幫她檢視大概的問題，沒想到鑰匙啟動後，那台車哪有任何故障，性能好得很，難怪她一直笑我的搭訕方式是全世界最遜的，但是——誰在乎呢？